資治通鑑/卷22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二十八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

► 卷二百三十

起昭陽大淵獻十一月，盡閼逢困敦正月，不滿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29卷
卷第二百二十九

【唐紀四十五】 起昭陽大淵獻十一月，盡閼逢困敦正月，不滿一年。

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建中四年（癸亥，公元七八三年）

十一月，丁亥，以隴州為奉義軍，擢皋為節度使。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皋鳳翔節度使。皋斬之。

靈武留後杜希全、鹽州刺史戴休顏、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，合兵萬人入援，將至奉天，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。關播、渾瑊曰：「漠谷道險狹，恐為賊所邀。不若自乾陵北過，附柏城而行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，與城中掎角相應，且分賊勢。」盧杞曰：「漠谷路近，若為賊所邀，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。倘出乾陵，恐驚陵寢。」瑊曰：「自泚圍城，斬乾陵松柏，以夜繼晝，其驚多矣。今城中危急，諸道救兵未至，惟希全等來，所繫非輕，若得營據要地，則泚可破也。」杞曰：「陛下行師，豈比逆賊！若令希全等過之，是自驚陵寢。」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。丙子，希全等軍至漠谷，果為賊所邀，乘高以大弩、巨石擊之，死傷甚眾。城中出兵應接，為賊所敗。是夕，四軍潰，

退保邠州。泚閱其輜重於城下，從官相視失色。休顏，夏州人也。泚攻城益急，穿塹環之。泚移帳於乾陵，下視城中，動靜皆見之。時遣使環城招誘士民，笑其不識天命。

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，聞上幸奉天，帥眾將奔命。張孝忠迫於朱滔、王武俊，倚晟為援，不欲晟行，數沮止之。晟乃留其子憑，使娶孝忠女為婦，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，使說之。孝忠乃聽晟西歸，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。晟引兵出飛狐道，晝夜兼行，至代州。丁丑，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。

王武俊、馬寔攻趙州不克。辛巳，寔歸瀛州，武俊送之五里，犒贈甚厚。武俊亦歸恆州。

上之出幸奉天也，陝虢觀察使姚明易文以軍事委都防禦副使張勸，去詣行在。勸募兵得數萬人。甲申，以勸為陝虢節度使。

朱泚攻圍奉天經月，城中資糧俱盡。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，其人懇以苦寒為辭，跪奏乞一襦褲誇。上為之尋求不獲，竟憫默而遣之。時供御才有糲米二斛，每伺賊之休息，夜，縋人於城外，采蕪菁根而進之。上召公卿將吏謂曰：「朕以不德，自陷危亡，固其宜也。公輩無罪，宜早降，以救室家。」群臣皆頓首流涕，期盡死力，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。

上之幸奉天也，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，懷光從之。縱悉斂軍資與懷光皆來。懷光晝夜倍道，至河中，力疲，休兵三日。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，軍士尚欲遷延。崔縱先輦貨財渡河，謂眾曰：「至河西，悉以分賜。」眾利之，西屯蒲城，有眾五萬。齊運，惲之孫也。

李晟行且收兵，亦自蒲津濟，軍於東渭橋。其始有卒四千，晟善於撫御，與士卒同甘苦，人樂從之，旬月間至萬餘人。

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，將三千人在襄陽，自武關入援，軍於七盤，敗泚將仇敬，遂取藍田。可孤，宇文部之別種也。

鎮國軍副使駱元光，其先安息人，駱奉先養以為子，將兵守潼關近十年，為眾所服。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，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。望之據其城，將聚兵以絕東道。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，走還長安。元光遂軍華州，召募士卒，數日，得萬餘人。泚數遣兵攻元

光，元光皆擊卻之，賊由是不能東出。上即以元光為鎮國軍節度使，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。

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匯將兵五千人入援，屯中渭橋。

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，援軍游騎時至望春樓下。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，求救於泚，泚恐民間乘弊抄之，所遣兵皆晝伏夜行。泚內以長安為憂，乃急攻奉天，使僧法堅造雲梯，高廣各數丈，裹以兕革，下施巨輪，上容壯士五百人。城中望之怵懼。上以問群臣，渾瑊、侯仲莊對曰：「臣觀雲梯勢甚重，重則易陷。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，積薪蓄火以待之。」神武軍使韓澄曰：「雲梯小伎，不足上勞聖慮，臣請御之。」乃度梯之所傒，廣城東北隅三十步，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。丁亥，泚盛兵鼓噪攻南城，韓游瑰曰：「此欲分吾力也。」乃引兵嚴備東北。戊子，北風甚迅，泚推雲梯，上施濕氈，懸水囊，載壯士攻城，翼以轅轀，置人其下，抱薪負土填塹而前，矢石火炬所不能傷。賊並兵攻城東北隅，矢石如雨，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。賊已有登城者，上與渾瑊對泣，群臣惟仰首祝天。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、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，使募敢死士御之，仍賜御筆，使視其功之在小書名給之，告身不足則書其身，且曰：「今便與卿別。」瑊俯伏流涕，上拊其背，歔欷不自勝。時士卒凍餒，又逐甲冑，瑊扶諭，激以忠義，皆鼓噪力戰。瑊中流矢，進戰不輟，初不言痛。會雲梯輾地道，一輪偏陷，不能前卻，火從地中出，風勢亦回，城上人投葦炬，散松脂，沃以膏油，歡呼震地。須臾，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，臭聞數里，賊乃引退。於是三門皆出兵，太子親督戰，賊徒大敗，死者數千人。將士傷者，太子親為裹瘡。入夜，泚復來攻城，矢及御前三步而墜，上大驚。

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，並北山而西，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，藏表於蠟丸。韶至奉天，值賊方攻城，見韶，以為賤人，驅之使與民俱填塹。韶得間，逾塹抵城下呼曰：「我朔方軍使者也。」城上人下繩引之，比登，身中數十矢，得表於衣中而進之。上大喜，舁韶以徇城，四隅歡聲如雷。癸巳，懷光敗泚兵於澧泉。泚聞之懼，引兵遁歸長安。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，則城不守矣。

泚既退，從臣皆賀。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：「陛下性太急，不能容物，若此性未改，雖朱泚敗亡，憂未艾也！」上不以為忤，甚稱之。侍御史万俟著開金、商運路，重圍既解，諸道貢賦繼至，用度始振。

朱泚至長安，但為城守之計，時遣人自城外來，周走呼曰：「奉天破矣！」欲以惑眾。

泚既據府庫之富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，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。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、李晟者，泚皆給其家糧。加以繕完器械，日費甚廣。及長安平，府庫尚有餘蓄，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。

或謂泚曰：「陛下既受命，唐之陵庫不宜復存。」泚曰：「朕嘗北面事唐，豈忍為此！」又曰：「百官多缺，請以兵脅士人補之。」泚曰：「強授之則人懼。但欲仕者則與之，何必叩戶拜官邪！」所用者惟范陽、神策團練兵。涇原卒驕，皆不為用，但守其所掠資貨，不肯出戰。又密謀殺泚，不果而止。

李懷光性粗疏，自山東來赴難，數與人言盧杞、趙贊、白志貞之奸佞，且曰：「天下之亂，皆此曹所為也！吾見上，當請誅之。」既解奉天之圍，自矜其功，謂上必接以殊禮。或說王翃、趙贊曰：「懷光緣道憤歎，以為宰相謀議乖方，度支賦斂煩重，京尹犒賜刻薄。致乘輿播遷者，三臣之罪也。今懷光新立大功，上必披襟布誠，詢訪得失，使其言入，豈不殆哉！」翃、贊以告盧杞。杞懼，從容言於上曰：「懷光勳業，社稷是賴，賊徒破膽，皆無守心，若使之乘勝取長安，則一舉可以滅賊，此破竹之勢也，今聽其入朝，必當賜宴，留連累日，使賊入京城，得從容成備，恐難圖矣！」上以為然。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，與李建徽、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。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，破朱泚，解重圍，而咫尺不得見天子，意殊怏怏，曰：「吾今已為奸臣所排，事可知矣！」遂引兵去，至魯店，留二日乃行。

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朏以所部兵作亂，入成都，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棄城奔漢州。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，斬朏及其黨，延賞復歸成都。

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將兵討李希烈，屯盱眙，聞朱泚作亂，歸廣陵，修塹壘，繕甲兵。浙江東、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，禁馬牛出境，築石頭城，穿井近百所，繕館第數十，修塢壁，起建業，抵京峴，樓堞相屬，以備車駕渡江，且自固也。少游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。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。

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、將輸京師。陳少游以為賊據長安，未期收復，欲強取之。佶不可，少游欲殺之。佶懼，匿妻子於案牘中，急濟江。少游悉收其錢帛。佶有守財卒三千，少游亦奪之。佶才與數十人俱至上元，復為韓滉所奪。

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，惟曹王皋數遣使開道貢獻。李希烈攻逼汴、鄭，江、淮路絕，

朝貢皆自宣、饒、荊、襄趣武關。皋治郵驛，平道路，由是往來之使，通行無阻。

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。贄以羸日致亂，由上下之情不通，勸上接下從諫，乃上疏，其略曰：「臣謂當今急務，在於審察群情，若群情之所甚欲者，陛下先行之；所甚惡者，陛下先去之。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，自古及今，未之有也。未理亂之本，繫於人心，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，在危疑向背之際，人之所歸則植，人之所在則傾，陛下安可不審察群情，同其欲惡，使億兆歸趣，以靖邦家乎！此誠當今之所急也。」又曰：「頃者竊聞輿議，頗究群情，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，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。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，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。上澤闕於下布，下情壅於上聞，實事不必知，知事不必實，上下否隔於其際，真偽雜糅於其間，聚怨囂囂，騰謗籍籍，欲無疑阻，其可得乎！」又曰：「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，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，則君臣同志，何有不從！遠邇歸心，孰與為亂！」又曰：「慮有愚而近道，事有要而似迂。」疏奏旬日，上無所施行，亦不詰問。贄又上疏，其略曰：「臣聞立國之本，在乎得眾，得眾之要，在乎見情。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，言理道所生也。」又曰：「《易》，乾下坤上曰泰，坤下乾上曰否，損上益下曰益，損下益上曰損。夫天在下而地處上，於位乖矣，而反謂之泰者，上下交故也。君在上而臣處下，於義順矣，而反謂之否者，上下不交故也。上約己而裕於人，人必悅而奉上矣，豈不謂之益乎！上蔑人而肆諸己，人必怨而叛上矣，豈不謂之損乎！」又曰：「舟即君道，水即人情。舟順水之道乃浮，違則沒；君得人之情乃固，失則危。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，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，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。」又曰：「陛下憤習俗以妨理，任削平而在躬，以明威照臨，以嚴法制斷，流弊自久，浚恆太深。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，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。君臣意乖，上下情隔，君務致理，而下防誅夷，臣將納忠，又上慮欺誕，故睿誠不佈於群物，物情不達於睿聰。臣於往年曾任御史，獲奉朝謁，僅欲半年，陛下嚴邃高居，未嘗降旨臨問，群臣踧踖趨退，亦不列事奏陳。軒墀之間，且未相諭，宇宙之廣，何由自通！雖復例對使臣，別延宰輔，既殊師錫，且異公言。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，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，漸生拘礙，動涉猜嫌，由是人各隱情，以言為諱，至於變亂將起，億兆同憂，獨陛下恬然不知，方謂太平可致。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驗往時之所聞，孰真孰虛，何得何失，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！人之情偽盡知之矣！」

上乃遣中使諭之曰：「朕本性甚好推誠，亦能納諫。將謂君臣一體，全不堤防，緣推誠信不疑，多被奸人賣弄。今所致患害，朕思亦無它，其失反在推誠。又，諫官論事，少能慎密，例自矜衒，歸過於朕以自取名。朕從即位以來，見奏對論事者甚多，大抵皆是雷同，道聽塗說，試加質問，遽即辭窮。若有奇才異能，在朕豈惜拔擢？朕見從前已來，

事只如此，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，亦非倦於接納。卿宜深悉此意。」贊以人君臨下，當以誠信為本。諫者雖辭情鄙拙，亦當優容以開言路，若震之以威，折之以辯，則臣下何敢盡言，乃復上疏，其略曰：「天子之道，與天同方，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，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。」又曰：「唯信與誠，有失無補。一不誠則心莫之保，一不信則言莫之行。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，臣竊以斯言為過矣。」又曰：「馭之以智則人詐，示之以疑則人偷。上行之則下從之，上施之則下報之。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，眾必怠而不從矣。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，眾心疑而不信矣。是知誠信之道，不可斯須而去身。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，恐非所以為悔者也！」又曰：「臣聞仲虺讚揚成湯，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；吉甫歌誦周宣，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。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，惟以改過為能，不以無過為貴。蓋為人之行己，必有過差，上智下愚，俱所不免，智者改過而遷善，愚者恥過而遂非；遷善則其德日新，遂非則其惡彌積。」又曰：「諫官不密自矜，信非忠厚，其於聖德固亦無虧。陛下若納諫不違，則傳之適足增美；陛下若違諫不納，又安能禁之勿傳！」又曰：「侈言無驗不必用，質言當理不必違。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，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。是皆考之以實，慮之以終，其用無它，唯善所在。」又曰：「陛下所謂『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』。臣竊以眾多之議，足見人情，必有可行，亦有可畏，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。陛下又謂『試加質問，即便辭窮』者，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，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。」又曰：「為下者莫不願忠，為上者莫不求理。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，上每苦下之不忠。若是者何？兩情不通故也。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，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，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，上恆苦下之難知。若是者何？九弊不去故也。所謂九弊者，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：好勝人，恥聞過，騁辯給，眩聰明，厲威嚴，恣強愎，此六者，君上之弊也；諂諛，顧望，畏心耎，此三者，臣下之弊也。上好勝必甘於佞辭，上恥過必忌於直諫，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。上騁辯必剿說而折人以言，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，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。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，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，如是則下之畏心耎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。夫以區域之廣大，生靈之眾多，宮闕之重深，高卑之限隔，自黎獻而上，獲睹至尊之光景者，逾億兆而無一焉；就獲睹之中得接言議者，又千萬不一；幸而得接者，猶有九弊居其間，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。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，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。疑則不納其誠，惑則不從其令。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，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。下悖上刑，不敗何待！是使亂多理少，從古以然。」又曰：「昔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，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。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，辭屈者理或未窮。人之難知，堯、舜所病，胡可以一洲一詰而謂盡其能哉！以此察天下之情，固多失實，以此輕天下之士，必有遺才。」又曰：「諫者多，表我之能好；諫者直，示我之能容；諫者之狂誣，明我之能恕；諫者之漏洩，彰我之能從。有一於斯，皆為盛德。

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。諫者有爵賞之利，君亦有理安之利；諫者得獻替之名，君亦得採納之名。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，唯恐讜言之不切，天下之不聞，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。」上頗採用其言。

李懷光頓兵不進，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。眾論喧騰，亦咎杞等。上不得已，十二月，壬戌，貶杞為新州司馬，白志貞為恩州司馬，趙贊為播州司馬。宦者翟文秀，上所信任也，懷光又言其罪，上亦為殺之。

乙丑，以翰林學士、祠部員外郎陸贄為考功郎中，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為職方郎中。贄上奏，辭以「初到奉天，扈從將吏例加兩階，今翰林獨遷官。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，則令不犯；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，則功不遺。望先錄大勞，次遍群品，則臣亦不敢獨辭。」上不許。

上在奉天，使人說田悅、王武俊、李納，赦其罪，厚賂以官爵。悅等皆密歸款，而猶未敢絕朱滔，各稱王如故。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郅說悅曰：「日者八郎有急，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，竭力赴救，幸而解圍。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，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，願八郎治兵，與滔渡河共取大梁。」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絕滔，乃許之。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琯見悅，審其可否，悅猶豫不決，密召扈崥等議之。司武侍郎許士則曰：「朱滔昔事李懷仙為牙將，與兄洌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。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，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洌。洌既為帥，滔乃勸洌入朝而自為留後，雖勸以忠義，實奪之權也。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瑗之徒，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。今又與洌東西相應，使滔得志，洌亦不為所容，況同盟乎！滔為人如此。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！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，大王出迎，則成擒矣。彼囚大王，兼魏國之兵，南向渡河，與關中相應，天下其孰能當之！大王於時悔之無及。為大王計，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為之備，厚加迎勞，至則托以它故，遣將分兵而隨之，如此，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。」扈崥等皆以為然。王武俊聞李琯適魏，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：「武俊鄙以宰相處事失宜，恐禍及身，又八郎困於重圍，故與滔合兵救之。今天子方在隱憂，以德綏我，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！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洌及滔乎！且洌未稱帝之時，滔與我曹比肩為王，固已輕我曹矣。況使之南平汴、洛，與洌連衡，吾屬皆為虜矣！八郎慎勿與之俱南，但閉城拒守。武俊請伺其隙，連昭義之兵，擊而滅之，與八郎再清河朔，復為節度使，共事天子，不亦善乎！」悅意遂決，紿滔云：「從行，必如前約。」丁卯，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，私從者復萬餘人，回紇三千人，發河間而南，輜重首尾四十里。

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，驅民運土木，築壘道，以攻城。忿其未就，並人填之，謂之濕薪。勉城守累月，外救不至，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。庚午，希烈陷大梁。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，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。勉上表請罪，上謂其使者曰：「朕猶失守宗廟，勉宜自安。」待之如初。

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，希烈攻拔之，翼赴水死。希烈乘勝攻寧陵，江、淮大震。陳少游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：「濠、壽、舒、廬，已令馳備，韜戈卷甲，伏俟指麾。」又遣巡官趙詵結李納於鄆州。

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關播罷為刑部尚書。

以給事中孔巢父為淄青宣慰使，國子祭酒董晉為河北宣慰使。

陸贄言於上曰：「今盜遍天下，輿駕播遷，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。昔成湯以罪己勃興，楚昭以善言復國。陛下誠能不吝改過，以言射天下，使書詔開所避忌，臣雖愚陋，可以仰副聖情，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。」上然之，故奉天所下書詔，雖驕將悍卒聞之，無不感激揮涕。

術者上言：「國家厄運，宜有變更以應時數。」群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。上以問陸贄，贄上奏，以為不可，其略曰：「尊號之興，本非古制。行於安泰之日，已累謙沖，襲乎喪亂之時，尤傷事體。」又曰：「嬴秦德衰，兼皇與帝，始總稱之。流及後代，昏僻之君，乃有聖劉、天元之號。是知人主輕重，不在名稱。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，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。」又曰：「必也俯稽術數，須有變更，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，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。」上納其言，但改年號而已。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，贄上言，以為：「動人以言，所感已淺，言又不切，人誰肯懷！今茲德音，悔過之意不得不深，引咎之辭不得不盡，洗刷疵垢，宣暢鬱堙，使人人各得所欲，則何有不從者乎！應須改革事條，謹具別狀同進。捨此之外，尚有所虞。竊以知過非難，改過為難；言善非難，行善為難。假使赦文至精，止於知過言善，猶願聖慮更思所難。」上然之。

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興元元年（甲子，公元七八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酉朔，赦天下，改元。制曰：「致理興化，必在推誠；忘己濟人，不吝改過。朕嗣服丕構，君臨萬邦，失守宗祧，越在草莽。不念率德，誠莫追於既往；永言思

咎，期有復於將來。明征其義，以示天下。

「小子懼德不嗣，罔敢怠荒，然以長於深宮之中，暗於經國之務，積習易溺，居安忘危，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不恤征戍之勞苦，澤靡下究，情未上通，事既擁隔，人懷疑阻。猶昧省己，遂用興戎，征師四方，轉餉千里，賦車籍馬，遠近騷然，行繼居送，眾庶勞止，或一日屢交鋒刃，或連年不解甲冑。祀奠乏主，室家靡依，死生流離，怨氣凝結，力役不息，田萊多荒。暴令峻於誅求，疲□空於杼軸，轉死溝壑，離去鄉閭，邑裡丘墟，人煙斷絕。天譴於上而朕不寤，人怨於下而朕不知，馴致亂階，變興都邑，萬品失序，九廟震驚，上累於祖宗，下負於蒸庶，痛心靦貌，罪實在予，永言愧悼，若墜泉谷。自今中外所上書奏，不得更言『聖神文武』之號。「李希烈、田悅、王武俊、李納等，鹹以勳舊，各守藩維，聯撫馭乖方，致其疑懼；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，朕實不君，人則何罪！宜並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。

「朱滔雖緣朱泚連坐，路遠必不同謀，念其舊勳，務在弘貸，如能效順，亦與惟新。

「朱泚反易天常，盜竊名器，暴犯陵寢，所不忍言，獲罪祖宗，朕不敢赦。其脅從將吏百姓等，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，去逆效順並散歸本道、本軍者，並從赦例。

「諸軍、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，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。其所加墊陌錢、稅間架、竹、木、茶、漆、榷鐵之類，悉宜停罷。」

赦下，四方人心大悅。及上還長安明年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：「山東宣佈赦書，士卒皆感泣，臣見人情如此，知賊不足平也！」

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為恆冀宣慰使。

朱泚更國號曰漢，自稱漢元天皇，改元天皇。

王武俊、田悅、李納見赦令，皆去王號，上表謝罪。惟李希烈自恃兵強財富，遂謀稱帝，遣人問儀於顏真卿，真卿曰：「老夫嘗為禮官，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！」希烈遂即皇帝位，國號大楚，改元武成。置百官，以其黨鄭賁為侍中，孫廣為中書令，李緩、李元平同平章事。以汴州為在梁府，分其境內為四節度。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：「不能屈節，當自焚！」積薪灌油於其庭。真卿趨赴火，景臻遽止之。

希烈又遣其將楊峰繼赦賜陳少游及壽州刺史張建封。建封執峰徇於軍，腰斬於市，少游聞之駭懼。建封具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，上悅，以建封為濠、壽、廬三州都團練使。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，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，後之江都，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、邵怡守霍丘秋柵。少誠竟不能過，遂南寇蘄、黃，欲斷江路，時上命包佶自督江、淮財賦，溯江詣行在。至蘄口，遇少誠入寇。曹王皋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，戰於永安戍，大破之，少誠脫身走，斬首萬級，包佶乃得前。後佶入朝，具奏陳少游奪財賦事。少游懼，厚斂所部以償之。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，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，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。侍撤屋材以焚門，兼帥士卒出戰，大破之。上以兼為鄂、岳、沔都團練使。於是希烈東畏曹王皋，西畏李兼，不敢復有窺江、淮之志矣。

朱滔引兵入趙境，王武俊大具犒享。入魏境，田悅供承倍豐，使者迎候，相望於道。丁丑，滔至永濟，遣王郅見悅，約會館陶，偕行渡河。悅見郅曰：「悅固願從五兄南行，昨日將出軍，將士勒兵不聽悅出，曰：國兵新破，戰守逾年，資儲竭矣。今將士不免凍餒，何以全軍遠征！大王日自撫循，猶不能安，若捨城邑而去，朝出，暮必有變！』悅之志非敢有貳也，如將士何！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，從五兄供芻牧之役。」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。滔聞之，大怒曰：「田悅逆賊，鼠在重圍，命如絲發，使我叛君棄兄，發兵晝夜赴之，幸而得存。許我貝州，我辭不取；尊我為天子，我辭不受，今乃負恩，誤我遠來，飾辭不出！」即日，遣馬寔攻宗城、經城，楊榮國攻冠氏，皆拔之。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帟、器皿、車、牛以去。悅閉城自守。壬午，滔遣裴抗等還，分兵置吏守平恩、永濟。

丙戌，以吏部侍郎盧翰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翰，義僖之七世孫也。

朱滔引兵北圍貝州，引水環之，刺史刑曹俊嬰城拒守。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，又拔武城，通德、棣二州，使給軍食。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。

以給事中杜黃裳為江淮宣慰副使。

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，榜曰瓊林大盈庫。陸贄以為戰守之功，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，則士卒怨望，無復鬥志，上疏諫，其略曰：「天子與天同德，以四海為家，何必橈廢公方，崇聚私貨！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，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，虧法失人，誘姦聚

怨，以斯制事，豈不過哉！」又曰：「頃者六師初降，百物無儲，外扞兇徒，內防危堞，晝夜不息，迨將五旬，凍餒交侵，死傷相枕，畢命同力，竟夷大艱。良以陛下不厚其身，不私其欲，絕甘以同卒伍，輟食以啖功勞。無猛制而人不攜，懷所感也；無厚賞而人不怨，悉所無也。今者攻圍已解，衣食已豐，而謠讞方興，軍情稍阻，豈不以勇夫恆性，嗜利矜功，其患難既與之同憂，而好樂不與之同利，苟異恬默，能無怨咨！」又曰：「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，追戒平居之專欲，凡在二庫貨賄，盡令出賜有功，每獲珍華，先給軍賞，如此，則亂必靖，賊必平，徐駕六龍，旋復都邑，天子之貴，豈當憂貧！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，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。」上即命去其榜。

蕭復嘗言於上曰：「宦官自艱難以來，多為監軍，恃恩縱橫。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，不宜委以兵權國政。」上不悅。又嘗言：「陛下踐祚之初，聖德光被，自用楊炎、盧杞黷亂朝政，以致今日。陛下誠能變更睿志，臣敢不竭力？倘使臣依阿苟免，臣實不能。」又嘗與盧杞同奏事，杞順上旨，復正色曰：「盧杞言不正！」上愕然，退，謂左右曰：「蕭復輕朕！」戊子，命復棄山南東、西、荊湖、淮南、江西、鄂岳、浙江東、西、福建、嶺南等道宣慰、安撫使，實疏之也。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，上謂陸贄曰：「朕思遷幸以來，江、淮遠方，或傳聞過實，欲遣重臣宣慰，謀於宰相及朝士，僉謂宜然。今乃反覆如是，朕為之悵恨累日。意復悔行，使之論奏邪？卿知蕭復如何人？其不欲行，意趣安在？」贄上奏，以為：「復痛自修勵，慕為清貞，用雖不周，行則可保。至於輕詐如此，復必不為。借使復欲逗留，從一安肯附會！今所言矛楯，願陛下明加辯詰。若蕭復有所請求，則從一何容為隱！若從一自有回互，則蕭復不當受疑。陛下何憚而不辯明，乃直為此悵恨也！夫明則罔惑，辨則罔冤。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，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。是使情偽相糅，忠邪靡分。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，惟陛下留意。」上亦竟不復辯也。

辛卯，以王武俊為恆、冀、深、趙節度使，壬辰，加李抱真、張孝忠並同平章事。丙申，加田悅檢校右僕射。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為本道節度使，前深、趙觀察使康日知為同州刺史、奉誠軍節度使，曹州刺史李納為鄆州刺史、平盧節度使。

戊戌，加劉洽汴、滑、宋、亳都統副使，知都統事，李勉悉以其眾授之。

辛丑，六軍各置統軍，秩從三品，以寵勳臣。

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。庚子，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，發其兵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